

湘西南传统村落乡土艺术遗产资源的唤醒研究

赵倩巍, 谢旭斌

中南大学, 长沙 410083

摘要:湘西南传统村落孕育了璀璨的乡土艺术遗产资源,挖掘湘西南乡土艺术遗产资源,唤醒其文化资源的生命活力,实现对其文化的传承创新,可满足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艺术与审美发展需求。通过田野调查、寻访探源的方法,挖掘、记录、整理湘西南传统村落保存的乡土艺术遗产资源,创新转化其现代文化功能。湘西南传统村落留下了相对原生态的艺术资源,体现了自然乡土的艺术认知、礼制尊崇的艺术伦理、类型多样的艺术审美,这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纪实,是人类文明的资源宝库,是未来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文化温情之源。传承乡土艺术遗产资源并唤醒其精神灵魂,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不可回避的重大议题。

关键词:湘西南传统村落;乡土艺术遗产资源;艺术传承;文化唤醒

中图分类号:J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19)01-0079-03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19.01.014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如果不对具有丰富乡土艺术遗产资源的传统村落加以拯救、保护、利用、转化,就会如自然资源一样,不可再生,并且阻碍民族文化的科学发展。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处于相对偏远山区且经济落后的湘西南还保留着部分传统村落,也留存着独特的艺术遗产类型及丰富的艺术遗产资源。它聚集了汉族和以苗族、侗族、瑶族、土家族、白族、回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历史信息、民族风韵,具有丰富的艺术形态与艺术智慧,是重要的传统文化采掘地。

1 拯救散落的乡土艺术遗产资源

1.1 乡土艺术遗产资源的提出

“遗产资源论”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方李莉在费孝通的“人文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观点。费孝通指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

的财富。”之所以称之为资源,就是因为其不仅是保护的,而且,还是可以开发利用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有所发展、有所作为的^[1]。乡土艺术遗产资源,顾名思义,是乡土中包含的艺术遗产资源。中国具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和手工艺生产方式,乡土性、艺术性、手工艺是典型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特征。湘西南乡土艺术遗产资源被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心理、宗法伦理、历史因素所影响,因此被塑造得更富含地域情感和文化特色。它主要以传统村落为物质载体,是人们生产生活时创造出的带有乡情民风的艺术遗产,主要包括村落景观、空间规划、建筑装饰、陈设家具等物质文化遗产和宗教信仰、戏文歌舞、文学艺术等非物质艺术遗产。

1.2 湘西南传统村落保留的艺术遗产类型

湘西南位于湖南省西南部,这里主要聚居着苗族、瑶族、侗族、白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由于地处偏僻、山势陡峭、覆盖苍翠、溪水环绕,是历史文化悠久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受地势阻塞、交通不便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9-08-12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ZDB037)

作者简介:赵倩巍(1994—),女,湖南人,中南大学硕士生,主攻环境艺术设计。

通信作者:谢旭斌(1972—),男,湖南人,博士,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村落景观、艺术哲学等。

这里信息闭塞、经济落后、城市化开发力度小、传统文化遗产资源破坏程度低,因此存留着独具特色的建筑样式、空间布局、文化艺术、历史人文资源等。在这片土地上孕育、衍生、存留着丰富的乡土艺术,而这些艺术是汇集在这里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通过对新邵、洞口、武冈、绥宁、城步、中方、洪江、辰溪等县市的传统村落进行调研发现,以传统村落为单位而遗留此地的乡土艺术遗产资源,其主要类型包括以下八个方面。(1)体现在空间规划上的堪舆艺术,指依山而建、临水而建、向心分布、多核心分布的空间布局形式与艺术智慧,如辰溪县五宝田村、中方县荆坪古村等;(2)体现在建筑上的科学智慧,指寨楼、鼓楼、祠堂、书院、凉亭等,如绥宁大团侗寨的鼓楼、辰溪县五宝田村的耕读所等;(3)体现在住宅民居上的建筑艺术语言,多表现为以干栏式结构、砖混结构为主的空间形态和利用穿斗式结构、飞檐翘角营造的艺术形态,材质多为木、砖木、砖木石、茅草等,如绥宁县坝那部落的吊脚楼、李熙桥村的簪子屋等;(4)公共空间类型,如槽门、村口、凉亭、风雨桥、廊场;(5)特色景观,包括桅子石、牌坊、惜字塔、古树、古井、石板路等,如城步县前进村(易家田)的惜字塔、绥宁正板村的桅子石;(6)宗教信仰,包括挡箭牌、功德碑、祠堂、伏宫庙、摆手堂、土地庙等,如洞口县的祠堂;(7)民间艺术,包括石雕、木刻艺术、民间剪纸、年画等形式,如隆回的滩头年画、宝庆竹刻等;(8)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傩戏、歌舞、文学、艺术、巫术等民间民俗等。从现存的文化形态及文化艺术特色来看,湘西南乡土艺术具有典型的建筑文化、雕刻文化、宗祠文化、红色文化、宗教艺术与民俗文化艺术特色。这些艺术遗存与文化特色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文化形式,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纪实,是在全球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资源。

目前这些艺术资源虽然依旧存留,却败落严重,随着艺术物质载体被拆除、丢弃或空置,艺术技艺无人继承,日渐消亡,艺术仪式、节庆无人重视,逐渐被遗忘。在新时代背景下,把乡土艺术遗产资源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对其艺术载体进行拯救性保护,唤醒乡土精神已成为了时代的呼唤,且实现其文化价值的现代传承、艺术审美的现代转化、文化资源的创新利用成为了切实可行的唤醒手段。

2 源自乡土环境的审美认知与艺术伦理

艺术审美与艺术智慧是物化在湘西南传统村落文化中的重要文化特质,是源于自然乡土的艺术认知和

审美感受;是礼制尊崇的艺术伦理;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的体现。

2.1 自然乡土的审美认知

湘西南因地处崇山峻岭、山川水系之中,交通闭塞,历史上多信仰巫术,曾被称为“蛮夷之地”。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地处湘西南的各族先民出于对自然山水的观察与亲身体验实践,对自然山川变化、昼夜时空现象、四季变化、生命枯荣,包括生老病死等人生自然变化产生了体验与感悟,从而有了多样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想象,这些情感体验和审美想象被他们转化到了生活的居住空间环境与生产生活的工具器皿中。一些以写实的手法雕刻或描绘在建筑的石础、窗牖、梁柱上,如辰溪县五宝田村的春兰形象被村民雕刻在门楣石础上。在城步铺头古村的窗框上多雕刻花鸟、植物图像,形态逼真、生动自然。从民间艺术产生的角度来分析,其主要受到了地理环境、社会文化(梅山文化)、宗教信仰、历史因素、艺术想象与艺术价值等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生活的手工艺品及艺术形象的创造中,除满足应用在建筑结构选型、艺术造型上的功能外,还要满足诸如雕刻、刺绣、年画、剪纸、楹联、诗词、壁画等具有审美装饰、艺术精神的事物的表达需求。绥宁县大园村阳利春老人,曾带领村民进行苗绣手工艺的传承生产,除进行锦鸡芙蓉、鸳鸯水仙等传统题材表现外,更多的是表现萝卜白菜、白兔松鼠、荷花韭菜等地域特色的题材形式,这向人们展示了苗绣所蕴含着的丰富的苗族文化和浓郁的民族特色^[2]。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湘西南囿于地理环境及艺术认知观,祈求神灵护佑、驱除瘴气,所以形成了特殊的祭祀、巫术、歌舞、民风习俗等,是环境对人们的心理安全需求起到启迪作用的结果^[3]。如今这些传统艺术通过湖湘传统村落过年贴喜钱、年画、剪纸、楹联、唱傩戏等形式保留了下来^[3]。从文化学的视角来说,湘西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思想和地域生活风俗习惯,其民间艺术作为具有文化历史意义和时代象征的符号代表,有着“标本”的意义。相比湖湘其他地方的艺术特性,湘西南乡土艺术具有粗犷与细致、艺术乡土性与本原性、艺术朴实性与原真性、艺术地域性与民族性并存的特点。

2.2 礼制尊崇的艺术伦理

历史上受少数民族变迁与融合的多元文化影响,产生过具有各自民族特性的文化艺术。但纵观文化历史及通过考察文化艺术遗产资源得知,湘西南虽地处恶劣环境,但民族多具有很强的宗法性、宗族性与伦理

性。这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忠诚报国、孝友传家等礼制尊崇的艺术伦理上。入选国家第五批传统村落名录的城步苗族自治县清溪村,在一处修建于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的老宅八字门口处的壁面上,就写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苍劲大字,在其堂屋神龛上也写有“天地君亲师”五个楷体字。其门窗上均透雕着精美动物、花草或文字图形。其堂屋大门的四页木门扇上分别雕刻有“福”、“禄”、“喜”、“孝”四个描金草体大字,该字气势连贯、苍劲有力,“福”、“禄”两字与孝桃图形结合,“喜”、“寿”与花卉图案结合,构图注重对称与均衡的变化统一,图形注重疏密与语义的对比统一。门窗上雕刻有喜上眉梢、野鹿含花与如意纹图案,廊坊上雕刻有草龙寿字纹。这些具有礼制尊崇的细节表现,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与艺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强的儒家礼制文化与艺术伦理观。

同样位于城步县铺头古村,有分别修建于清朝道光十九年和道光二十四年的“和睦屋”与“兄弟老屋”,它们见证了铺头村村民浓厚的道德伦理教化观念,彰显了孝道、兄弟情谊、团结互助的优秀品质和民风^[4]。在该村两座堂屋神龛两旁的壁面上,至今仍保留有边长约一米大小的“存厚率真,积厚流光”八个大字。无不告知后人厚积薄发的思想观以及为人率真的艺术哲学观。在绥宁县正板村,始建于明清的建筑群里的一民居,其堂屋神龛上除挂有雕刻“天地君亲师”字样的木牌外,其左右木刻条幅分别阴刻有“祖泽千秋崇礼乐,宗功百代绍箕裘”的楷体字,崇礼尊祖之风可见兴盛。除这些神龛字牌、匾额楹联、戏文雕刻外,历史上湘西南宗祠文化也非常盛行。洞口县现存宗祠约有一百二十多座,其中十一座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规模宏大,彰显的忠诚报国、孝友传家、孝廉礼义文化及审美教化意义明显。在洞口县伏龙洲萧氏宗祠室内,写有“高风、亮节、率祖、敬宗、崇文尚武、厚德载物、德耀祖先”等含有伦理教化意义词语的篇额、壁画题字共四十八幅^[5],这对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及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

3 唤醒乡土艺术遗产资源沉寂的精神内涵与审美价值

具有乡土艺术遗产资源的传统村落,目前在国家、社会、个人的合力倡导与保护下,虽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一些保存程度较好的古村落还被纳入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但考察发现,这些物化“活水之源”的乡土艺术资源要么飘摇在残破不堪的老屋中,要么

被偷盗,到了文物贩子的手中,要么被沉寂在一个角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下,对传统村落文化艺术资源的审美还没有被唤醒,对它们的审美认识及利用仍停留在浅显的、过时的、落后的、被忽视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房屋产权、经济的原因,建筑艺术的审美语言、文化内涵及其艺术表征被漠视而消亡;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的认识短浅等原因,导致乡土文化资源未被受到重视而惨遭破坏。有些村落依旧存留,却因被人抛弃而败落严重,其中的有些精美的艺术构件被偷盗,使其丧失了建筑的精神内涵;还有些物质载体被拆除、丢弃或空置;甚至出现了艺术技艺因无人继承,而日渐消亡,艺术仪式、节庆因无人重视,而逐渐被遗忘。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1982年提出“高科技与高情感相平衡”,他提出了“人们必须学会把技术的物质奇迹和人生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6]”的观点,由于高情感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艺术浇灌,所以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信息化、智能化的高科技与传统性、民族性、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相结合。

民族传统文化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将其唤醒并对其进行记录、传承、创新,已成为重要议题。首先,唤醒其艺术遗产资源,然后进行考察记录,利用各种方式,如数字化手段进行整理保护,以传递其审美价值。文化遗产资源不是推测出来的,而是文化产生过的证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认为,通过指出可能的文化多样性,丰富了对过去的理解。但是,对过去的解释必须主要建立在关于过去的资料上^[7]。费孝通先生说:“我们的学问是要从历史里面得出来的,也就是要从旧的里面长出新的东西来,这就是传统与创造结合的问题。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创造一个新的发展。”那么如果我们要创造新的文化,就要从旧文化中去寻根溯源。而湘西南乡土艺术系统是一个由于地理阻隔,导致民族文化自成特色的深远的艺术文明系统,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包含艺术学、建筑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珍贵的历史信息与文化涵义,是一部记载湘西南物质基础、精神内涵、历史渊源的“百科全书”。应当对其包含的建筑空间形式、结构类型、艺术形式、材料工艺、人文历史、艺术智慧、民风习俗等进行记录,让其成为新文化发展的根茎与源流。其次,唤醒其艺术遗产资源,必须推崇其包含的文化精神价值,加强对其包含的礼制尊崇、审美伦理、人文历史、宗教信仰等相关文化的整理与传承转化研究,让沉寂的民族文化重新活跃起来,

(下转第88页)

3 结语

除了生活用具,生产用具也是农家室内生活摆设中的“常客”。生产用具放在室内时,不仅需要取用方便,而且不能妨碍其他物件的摆放及使用。面对生产与生活用具需求上的地域差异,古代乡村“设计师”们在实用性、简约性、整体性、生态性等各种“尺度”的规定中进行了设计思索,将不同陈设的“形”与环境差异化的“意”结合,使之在乡村空间中展现出智慧的闪光点。通过农村传统家居生活器具“形意场”的分析,可以看到人与自然的物质层面关系,以及礼制文化、敬祖爱幼、男尊女卑等精神层面的特点。这正体现了中国农耕文明所特有的陈设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 范伟,彭曲云.《墨子》中的造物设计意识[J]. 艺术与设

计(理论),2007(11):22-24.

- [2] 辛志凤,蒋玉斌,等. 墨子译注[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3] 孟子. 孟子[M]. 弘丰,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 [4] 汪碧波. 南方苗族古民居的礼制文化与乡土装饰——漫谈湘西南清溪苗族四合院建筑艺术特色[J]. 艺海, 2011(11):168-169.
- [5] 兰蒙. 河北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D]. 天津:河北工业大学,2015.
- [6] 韩霞,吴祖鲲. 敬祖文化的传承及其当代价值——以豫北滑县“祖宗轴”年画为例[J]. 桂海论丛,2014,30(1): 120-124.
- [7] 吾妻重二. 朱熹《家礼》实证研究[M]. 吴震,郭海良,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8] 张峰率.“男尊女卑”伦理观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的影响[J]. 中外建筑,2012(1):51-52.
- [9] 伊沛霞. 内闾: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M]. 胡志宏,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上接第81页)

并服务于新时代、新科技文化的建设中。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乡土文化遗产资源既可以推崇民族文化多样性,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进社会文化的有序发展,同时对促进未来人工智能时代下文化温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还可避免文化发展洪流中的同质化现象,促进乡土文化的崛起。湘西南目前留存下来的历史悠久、意蕴深厚的乡土艺术遗产资源,是华夏文明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区域特色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只有将其进行传播与传承,才能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4 结语

湘西南传统村落是湘西南地理环境、审美心理、宗教信仰、文化历史、经济水平、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综合反映,像自然资源一样,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它是先民从最原初的文明经过历史发展逐步打磨沉淀而成,它不单单只包含艺术学,还包含了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建筑学、历史学、文学等内在的知识,除建筑文化、历史文化、文学文化、玄学文化、自然文化之外,湘西南乡土文化遗产资源还包括红色文化、宗祠文化、梅山文化等艺术遗产,这是一笔巨大的知识财富,对发展乡村全域旅游、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乡土手工业生产、提升乡村文化品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应该对它进行记录与传承,只有重视、爱惜、保护好它,才能留住民族文化发展的“活水之源”。要想在全球化的文化激流中脱颖而出,只有通过传承民族特色传统文化,发挥其乡土艺术资源的价值,并对乡土艺术遗产资源进行系统的保护。在现代化的今天,唤醒及传承湘西南传统村落的乡土艺术遗产资源对振兴乡村文化建设,促进现代乡村社区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方李莉. 西部人文资源考察实录[M]. 北京:西苑出版社,2010.
- [2] 李祥林,谢旭斌,王明月. 社会转型中的传统村落与民间艺术再生产[J]. 民族艺术,2018(4):86-87.
- [3] 谢旭斌. 湖湘村落景观的互文性解读[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84.
- [4] 谢旭斌. 拯救老屋行动——湖湘百年老屋寻访手记[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8.
- [5] 谢旭斌,张鑫.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教化特色探讨[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119.
- [6] 约翰·奈斯比特.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 北京:湖南教育出版社,2014.
- [7] 利昂·费斯汀格. 人类的遗产“文明社会的演化与未来”[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